

撰文及攝影：李維・范克 Levi Vonk

# 追尋「野獸」的軌跡

## 在墨西哥的移民庇護所， 一名扶輪獎學金學生學以致用

墨西哥南部有兩個無法閃避的基本元素。一個是塵土——沙漠礫石碎裂而成的粉塵，會鑽進你的每一個孔隙；你的膝蓋背面、你眼皮的縐褶。你一邊咳著一邊昏沈入睡，早上醒來時發現床單四處滿滿落塵。

第二個元素就是暴力。

我在「野獸」佈滿砂礫的軌道見識到這兩個東西。過去半個世紀以來，數百萬名中美洲人由南向北橫越墨西哥，逃離貧窮、數十年的內戰、以及近來——殘酷的幫派。為了脫逃，移民以前常會坐在名為「野獸」的火車頂端。

2014年7月，墨西哥移民官員宣佈一項「國境之南計畫」；計畫部份包括禁止移民乘坐「野獸」。墨西哥總統潘尼亞尼托 Enrique Pena Nieto 說這項計畫將建立新的經濟特區，並可確保該國一向動亂的南側邊境的安全，以捍衛移民的人權。然而適得其反，被毆打、綁架、謀殺的移民人數卻直線攀升。有些人甚至成為器官黑市交易的犧牲者。



野獸的照片：在最近之前，每年有多達 45 萬名中美洲人坐在貨運火車的頂端，往北橫越墨西哥。



在襁褓時期被父母從瓜地馬拉帶到美國的艾索·賀南迪茲 **Axel Hernandex**，曾經二度被遣返；現在他住在墨西哥。下：庇護所收容的移民包括和家人一起來的兒童（左）以及自己獨行的年輕人（右）。



2015 年年初，我剛結束扶輪全球獎助金學生的學業，取得人類學的碩士學位。我研究墨西哥的貿易及發展計畫如何可能增加——而非減少——人民生命的風險。我前往墨西哥南部，運用我透過全球獎助金研究所獲得的知識技能。

墨西哥南部又窮又偏遠，主要是印第安小村落及自給自足農業。就某些方面來說，我覺得很自在。我在喬治亞州的鄉村長大，我在北卡羅來那州的山區教導採收包心菜、漿果、及耶誕樹的農場工人英語之後，開始對移民問題感興趣。許多我協助的男性都來自墨西哥南部。他們描述毒品及人口販賣所帶來的暴力，讓我對該區域產生興趣。

### 我和北移的移民一起生活和旅行，記錄他們的故事——關於他們為何離鄉背井，希望去哪裡，以及旅行途中所經歷的事。

為了瞭解國境之南計畫如何影響人們的生活，我住在移工庇護所，那裡簡直就像街友庇護所或臨時的難民營。那裡通常沒有穩定供給的自來水或電力，可是卻提供移工在繼續往北走前一個有熱食和休息的地方。

起初，庇護所的生活令我震驚。幾乎每天都有生病或受傷的人住進來。嚴重脫水是一大問題，有些人幾乎都走到腳底脫皮。我在的期間還發生一名幫派份子進入庇護所要綁架某人，所幸庇護所主管阻止他。

等到我抵達時，「野獸」鐵軌沿線的庇護所每晚收容的人數已經從 400 人降低至不到 100 人。庇護所主管解釋說，每年逃到墨西哥的中美洲人——大約 40 萬人——並沒有減少，可是因為移民官員現在會逮捕任何靠近

「野獸」的人，所以大家害怕接近庇護所。這些安全的避風港已經成為「禁地」。一位主管告訴我：「這是個規模堪與敘利亞相比的人道危機，可是卻沒有引起任何注目。」

在庇護所裡，我砍柴火，煮晚餐，並刮洗



2015 年，在完成他扶輪基金會全球獎助金學生的學業後，李維·范克隨即前往墨西哥從事移民工作。他寫下他的所見所聞以及移民本身的經驗，投稿到《滾石》(Rolling Stone)、《大西洋月刊》(The Atlantic)、以及國家公共廣播電台。為了扶輪基金會月，我們請他描述他所做的事及學習心得。范克在英格蘭薛爾罕(Shoreham)扶輪社與南威克(Southwick)扶輪社以及美國南卡羅來那州查爾斯頓晨間(Charleston Breakfast)扶輪社的贊助之下，到英格蘭蘇塞克斯大學就讀。他的碩士學位主攻發展人類學及社會轉型，促使他以 2014-15 年度傅布萊獎學金學者身分前往墨西哥。他現在是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醫療人類學的博士候選人。

廚房地板。我更換繃帶並幫助人們申請庇護。我和北移的移民一起生活和旅行，記錄他們的故事——關於他們為何離鄉背井，希望去哪裡，以及旅行途中所經歷的事。

蜜爾德蕾是一位有 3 個小孩的單親媽媽，逃離威脅不付保護費就要殺他們全家的幫派份子。伊凡在 6 個兄弟中排行老大，獨力讓他們整家人在墨西哥安頓下來——包括他年邁的母親和 2 名年幼的侄子——因為宏都拉斯的家鄉有槍手試圖闖入他家殺害他們。密爾頓住在紐約市多年——2001 年 9 月 11 日曾收容全身沾滿灰塵的路人到他的公寓避難——後來被遣返。

我所得知的事情十分駭人。這個計畫不是強化墨西哥邊界，而是讓移民傳統路線變得支離破碎。以前這些路線很危險，可是它們還算有秩序且有跡可循。移民知道大約火車通



在 2015 年 10 月到 2016 年 1 月之間在美國—墨西哥邊界被逮捕的人當中，包括 2 萬 4,616 個家庭——其中絕大多數來自中美洲。下：李維·范克（右）與艾索·賀南迪茲（前 2 頁亦有其照片）已經相識兩年多。

過的哪些區域被幫派盤據。他們有準備付保護費——通常在 5 到 20 美元之間。他們集體行動以求自保。他們常常靠近援助地點——庇護所、紅十字會診所、甚至是警察局。

國境之南計畫改變這一切。被移民官員追捕的移民只好深入叢林，步行多日。之前向移民強索金錢的幫派，現在會跟蹤他們進入孤立的區域，搶劫、綁架、或只是想殺害他們。

國際之南計畫是一項失敗的發展提案。取締移民不僅讓墨西哥南部更不安全，增加的暴力還讓商業投資卻步，而那正是這個區域所迫切需要的。

在我身為扶輪獎學金學生期間，我瞭解到要用不同的角度來看待發展。我們常用消弭貧窮來看國際援助，我們常用支出和收入的角度來看消弭貧窮。發展人類學試圖用另一個方法

來分析國際援助。我們會分外注意計畫實地執行的成果，以判定當地社區真正的需求，以及要如何永續、永久、自治地滿足這些需求。

當我住在移民庇護所時，我們經常接獲一些立意良善的組織主動寄來的大量衣物。如果它們有先詢問，我們會告訴它們這些努力和金錢都是白費的。事實上，當庇護所的空間不足時，主管還必須花錢把數百磅的衣物運到垃圾場。

我瞭解到庇護所真正需要的東西包括清潔飲用水、更好的水管線路、以及醫療照護。可是庇護所主管不只是要這些物資大批運來而已；他們需要基礎建設——淨水設施、可用的廁所、就醫管道，以及讓他們自行維持這些系統的技能與知識。

當然，像一名主管告訴我的：「我們的終極目標是完全不被需要——解決移民危機與暴力的問題，然後回家去。」

扶輪的六大焦點領域與這些目標十分契合。這些做法需要錢，可是不只是錢，它們需要密切的文化合作來讓它們得以永續。誰比得上扶輪——憑其全球的事業及社區領袖網絡——更能瞭解這些挑戰並有效採取因應措施？

## 誰比得上扶輪——憑其全球的事業及社區領袖網絡——更能瞭解這些挑戰並有效採取因應措施？

扶輪因應的一個方法就是資助六大焦點領域的研究生。我的朋友賈斯汀·漢崔克斯 Justin Hendrix 在獲得全球獎助金贊助、完成蘇塞克斯大學發展人類學的學業之後，到羅馬尼亞一間孤兒院工作數年，幫助那裡的孩子獲得可能最好的教育。另一個朋友愛茉莉·威廉斯 Emily Williams 獲得全球獎助金取得馬德里的卡洛斯三世大學的人權學院碩士學位，目前在美國幫助無成人陪同的中美洲未成年人及人口走私的受害人。我的夥伴阿特里·韋伯 Atlee Webber 獲得全球獎助金到倫敦大學東方及非洲研究學院攻讀移民及發展；他現在是美國難民及移民委員會的計畫主管。

扶輪社員明白，要發揮最大的影響力，我們需要向其他文化學習。身為全球獎學金學生，那便是我們的目標——不管是在學期間或畢業之後。

## 贊助全球獎助金學生

扶輪社可以向扶輪基金會申請全球獎助金，以支持出國攻讀六大焦點領域的研究生獎學金。現在有 520 幾位全球獎助金前受獎人及 200 多位現任獎學金學生和我們一起致力於下列領域：

- 促進和平
- 對抗疾病
- 提供清潔飲水、公共衛生、及個人衛生
- 解救母親與兒童
- 支持教育
- 促進地方經濟

8 月、9 月、10 月開學的學生其申請書的截止日期為 6 月 30 日。

### 基金會其他獎學金

地區獎助金可以用來贊助中學、大學、或研究所學生攻讀任何學科，不分國內外。這種獎學金不拘時間長短，從 6 個星期的語言訓練課程到 1 年或以上的大學課程均可。

扶輪社員要促進世界各地動盪區域的和平，可以宣傳扶輪和平獎學金、徵求和平獎學金候選人、並協助他們完成申請程序。

扶輪社及地區也可以推薦候選人申請國際水利環境工程學院 (IHE Delft Institute for Water Education) 的獎學金，並訪問已經獲准進入該學院就讀 3 項碩士學位課程的申請者。

詳情請參見 [rotary.org/scholarships](http://rotary.org/scholarships)。